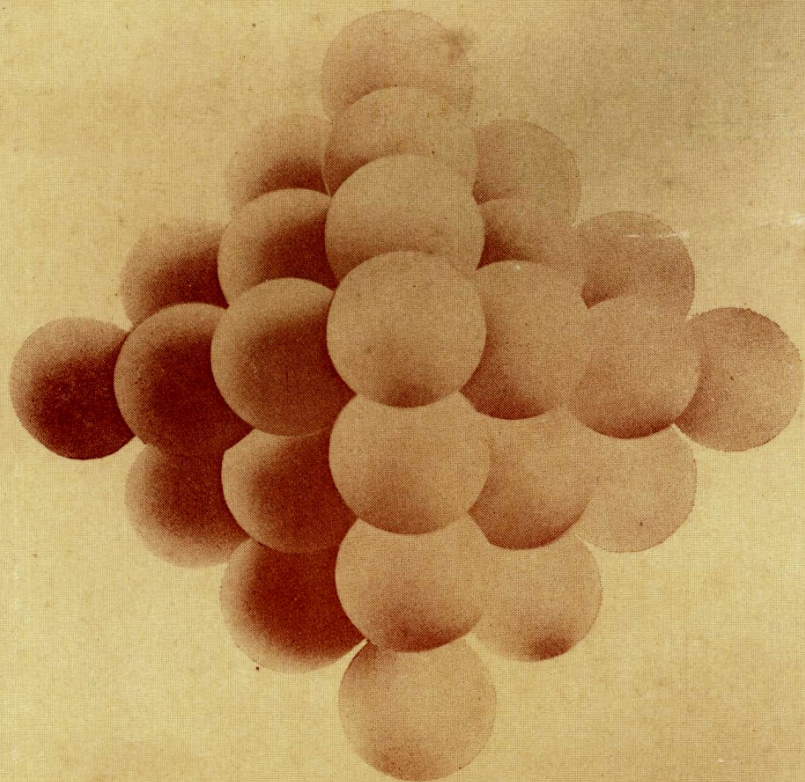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易君左自選集

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0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左君易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華

易君左自選集

版權
翻印
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10

著者：易君左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

發行所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定價：精裝：七元

平裝：四元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插頁：八〇磅雙面大豐銅版紙

精裝：八〇磅大勝米黃色日書紙

寫在前面

今年年初的一天，忽然接到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總經理田原先生的電話，要我編一本我父親的文選集，交由他的公司出版，作為中國新文學叢刊的一集。並且還告訴我他將請蕭白先生與我洽商細節。大約兩天以後，蕭白先生就到我家中來，把黎明公司出版這一叢刊的旨趣詳細地告訴給我，並且希望我立即着手，儘早編成。由於我自幼從軍，在家中的時間較少，平日接受先父的薰陶有限，對文學可以說完全是外行，本來不敢貿然從命。但是由於田原先生的懇切關懷，以及蕭白先生的親自來訪，同時也為了紀念我的父親，我祇有答應下來，儘力完成這一件有意義的工作。

父親自六十一年春偶患腸疾不幸去世以後，遺下來給我的，除了因為奉侍無狀，抱恨終天，感到無限悲痛之外，就是相伴他數十年，堆積如山的書籍和文稿。由於我平日工作繁忙，三年來

並不會詳細地加以整理。在蕭白先生離去以後，我才開始仔細地搜尋，而竟意外地在父親的遺稿中，發現一本業已由他自己編好了的「易君左文選」。不但已經編好篇目，算好字數，而且也寫好了序文，時間是六十年二月，父親去世約一年以前。可能是父親還沒有決定交給那一家公司出版，而他就已與世長辭了。走筆至此，能不泫然！如果不是黎明公司，這本文選，可能仍然塵封在父親的稿夾之中。因此我除了特別感謝田原和蕭白先生以外，對我自己的未能善盡子責，更感到萬分的慚愧！

除了這本文選而外，我同時又發現了父親另一未完成的遺稿——「易君左四十年詩」。這本由民國二十年到六十年的詩集，包含了「留吳集」等七部份。其中東南、旅港、海外、和居臺等四集大體都已編好，其餘各集的資料也都相當齊全，只是沒有整理選擇而已。我知道愛讀我父親詩的人也很多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我能夠替他完成這一件工作。至於父親生前曾經告訴過我，他已經着手編的「四海詩心」——一部集海內外詩家二百餘人代表作的詩集，在父親去世的時候，也是稿已收齊而編未竣事。爲了能繼續完成這件工作，我曾先後請了幾位父執和前輩指導協助，現在已經接近完稿，希望近期內可以出版。

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，正是我此刻哀痛心情的寫照。我深深愧悔父親在世時沒有好好地奉養他，如果能把父親未完成的遺作出版，或許能稍減我的不肖罪愆於萬一。

易

鷗

敬識於臺北寓所

六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

自序

我回國已三年，寫了不少的文章，先後在臺北市的各報紙、各雜誌上發表。以字數估計，我所說的不少，大概真不少，攏統的說：至少有幾百萬字。以題材分析，上自天下國家大事，中至社會市井瑣聞，下自個人零星觀感，無所不寫。我年已過七十，在年齡上是一個十足的老人，而在寫作的過程上還不見得怎樣衰老。古人說的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這句話已成過去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張岳公（羣）所號召的「人生七十方開始」。那麼，我才只有兩三歲，還是一個小娃娃。以前江淹夢筆生花，後來老了竟至寫不出東西，叫做「江郎才盡」，我還沒有像江淹那般慘。

現在一般文人寫文章，包括我在內，不外兩個據點：一是興趣問題，一是生活問題，而這兩個問題又是息息相關的。如果對寫文章毫無興趣，甚至感到是味同嚼蠟，那麼，寫出來的文章不

是文章而是狗屎。但興趣是怎樣產生出來的？一方面固然有賴于平素對文學的嗜好和修養，靈感一到，馬上興趣環生，正如蘇東坡所說「吾文如萬斛湧泉隨地而出」，那就很可能寫下好文章；另一方面也還得要有一種外來的力量來激盪，如水之于風，水無風是靜止的水，風吹水則小之成為漣漪，大之成為波瀾，韓昌黎所說「或激之鳴」，這個「激」字就是外來力量的激盪。什麼是外來力量呢？就是生活的鞭策。文人大多數是志潔行芳的，用自己的心血來換取生存的代價，迫着非寫不可，于是用心用力的去寫。幸而寫成名，被人稱為「名作家」，似乎非常好聽，殊不知在這個好聽的名辭內包涵了多少辛酸淒楚。

雖是這樣難過，但就我個人說，我總是常常引為自慰。第一、我們當前的國家民族正值自強不息和中興在望的機運，國家不老，我們還敢說老？國家自強，我們還敢示弱？我們的一枝筆，要跟隨國運來轉動。因此，除非我真正寫不動了，除非我肚子裏的百貨已經質空，我仍然要寫。李商隱有最沉痛的兩句詩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，其實應該是：「春蠶到死絲難盡，蠟炬成灰淚未乾」。就是說：寫不動的時候還得寫，賣完了貨還得賣。做生意的人總不願關門，寫文章的人總不願停筆。第二、我在香港時承各出版社各書局的盛情出版了我的書三十幾種；回到祖國的臺灣，又承各出版社各書局的盛情，在短短三年期間出版了我的書達十種以上。文章有人重視，總是快樂；著作能夠暢銷，總是光榮。在今天公教人員生活一般清苦的時候，能

夠獲得幾個用心血結晶換來的錢來吃吃小館子，看看電影，光明磊落，足以自豪。

現在，我這本「文選」又快問世了。雖不是什麼像那部「昭明文選」，然而在內容上卻還保留了一部分可讀的價值。我只希望坊間不要再亂翻我的著作的版，我有幾本在香港出版的書都被臺灣的出版商亂翻一陣。翻版不但違背道德，而且犯法，何況亂翻？

君左

自識于臺北寓廬

中華民國六十年二月

記遊輯一第

大陸淪陷前夕，他逃難到香港，一住十八年，努力于反共救亡的海外文化工作。香港各大書局及出版社爭先刊行他的新著三十多種，風行一時。五十七年返國定居，任政治作戰學校教授及臺灣銀行監察人。

他是一個性格豪爽、生活澹泊的十足書生典型人物，窮且益堅，老當益壯，而寫作益勤。先後出版之論著，遊記，傳記，散文，小說，與詩詞等逾五十種。六十年三月因偶得腸疾，不幸病逝於臺北，享年七十五歲。

敦煌心影

佛教藝術寶庫·塞上第一奇景

抗戰勝利後我到甘肅省蘭州辦和平日報兩年，西北五省，遊踪殆遍，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敦煌心影。

我由蘭州出發，沿西北公路穿過河西走廊，再沿南疆公路隨着祁連山走，所見到的是一片亂草亂石，荒涼孤寂，車中沉悶得很。然而有一種別緻的奇景，車行緊緊傍着祁連山，而祁連山到這一帶已是尾巴了，比起酒泉附近的雄峯聳峙，白雪皚皚，這裏可喻爲小岡小坡，幾乎從車窗伸手就可以摸到祁連山的山頂。更有趣的是車馳到一處較高的地區，向左邊看祁連山，伸出頭來要

俯瞰，彷彿山生在地平線下面。我有一詩描寫這一帶的荒寒景色：「車走傍祁連，黃沙亂眼前。草如枯髮菜，山似矮蓬船。但識千年雪，難窺一線煙。似聞民盡散，番騎頗騷然。」

但是當我們的車馳近敦煌十餘公里時，淒涼的荒漠忽然化爲美麗的綠洲。我們開始看見稻田、麥田、水田、和高粱地、棉花地，看見籠蔥的林木，蜿蜒的溪流，接連的村舍，和穿着整齊衣褲的農民。這真是一個強烈的對照，爲出關以後第一次最歡愉最興奮的優良的印象。這一片大地肥沃，溝渠縱橫，果樹成林，楊柳參天，爲什麼在茫茫戈壁中得天獨厚呢？說來說去還是因爲有水。敦煌的四境全是沙磧，只因有一條由祁連山雪水溶化下來的黨河，得到灌溉的便利，才使敦煌成爲一片靜美的綠洲。考敦煌原爲羌戎之地，齊桓公西伐大夏時，秦穆公隨往，秦遂據有此地，因附近有鳴沙山，稱沙洲。漢武帝時置敦煌郡，爲河西四郡之一。這座城，在漢唐以來就是通西域的門戶，是當時的上海。明嘉靖初爲吐蕃所擾。清雍正初設沙洲衛，遷徙內地居民。敦煌改縣則在乾隆年間。

一入敦煌，就同幾個朋友上街踴躍，順路進城隍廟看看，多年沒有見的十八層地獄模型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但一想起但丁的神曲，便詩化了。出南門向西行，斜陽光中閃爍着一條黃河般疾流的大小，那就是敦煌生命線的黨河。過橋看到古敦煌城遺址。轉入田陌間，遊西雲寺，參觀壁畫：有一幅畫一隻麻雀啄稻實，那雀子彎着頭，神情飛動，據說本有幾隻雀兒，都破壁飛去了，

只剩下這一隻。又有一幅大壁畫的宮燈係用透視法畫的，受人稱讚。晚間吃了香甜的哈密瓜和一種像桃子似的紫紅色的香瓜。

敦煌的名勝古蹟·鳴沙山和月牙泉

第二天上午遊覽敦煌的名勝古蹟——鳴沙山和月牙泉，距城僅十華里。出城後，我們騎着馬去遊，沿途盡是村莊農田和果園，也盡是沙地。到了這靜美的境界，真有「世外桃源」之感。後來我們改坐汽車，不能直達鳴沙山麓，縣府預備了騾車，結果我們還是坐了一輛小吉普做開路先鋒直馳較硬的流沙沙面，破例逕達山麓，而許多人騎馬前往。

翻過重重疊疊的沙山，啊呀！好一座形如偃月的清池，這就是月牙泉，寬約四五丈，長約十五六丈，內產鐵背魚和七星草，連同鳴沙山的五色沙，當地人稱爲三寶。此泉卽漢之渥洼池。漢元鼎四年（公元前二〇二四）秋，天馬生於渥洼池中，武帝得之作天馬之歌。據傳這匹飛馬，一日之間可由敦煌馳到西安。現池旁尙留「漢渥洼池」石碑一座。這一個大池子真太玄妙，四圍流沙，綿歷古今，而不爲沙掩；而且據說鳴沙山的沙被風刮下來，決不會到池子裏，縱然刮到池邊，又捲上山去了。這簡直是奇蹟神話。有人說這池子深不可測，古稱陽關之西有不滿之沙井，卽指此池，泉水極甘冽，水濱水底所生的七星草，相傳服之可以長生，一說可以催生，故土人呼

爲藥泉。

這真是塞外第一奇景！當我轉進沙山窩，忽然照影清波一片，沙山的倒影靜靜的映在水中，水波一碧無紋，澄明如鏡。馬羣悠悠從池的對岸走過，在碧清的波中，一馬變成二馬，水裏的馬和岸上的馬簡直一模一樣。池子的四週踈疎的點綴着蘆葦，池濱水裏佈滿着草藻，那就是七星草了。我靜靜小立池邊，看見一隻啄魚的鳥，像鷗鷺又像白鷺，盤旋池面，飛得很低，啞的一聲鑽入波裏，就啣着一條魚兒，那就是鐵背魚吧？那鳥兒從容的飛落一座小石磯頭，悠悠享受了美味。我幾乎看得發呆了。想起抗戰勝利後出川過崆峒峽，看見老鷹撲魚那一個雄鷺悲涼的場面，不覺吟詩：「山頂一鷹飛，江心萬魚駭，同爲爭生存，勞勞東下客。」杜甫的「洗魚磨刀魚眼紅，絮網提綱萬魚急」，也都是是一片生機的憧憬，但又誰能戢止殺機呢？我成了「月牙泉」一詩：「晴空萬里蔚藍天，美絕人寰月牙泉，銀沙四面山環抱，一池清水綠漪漣。游魚數尾崩明鏡，飛鷺一隻破輕煙。蘆葦蕭蕭折腰舞，荇藻拂拂抱頭眠。此是人間抑天上？太虛幻境庶幾焉。沙柳幾行掩樓閣，斜陽一抹投鞍鞭。人影緊隨山影後，山影偷渡馬影前。人影馬影兼山影，踏破波光半月圓。天馬騰空早飛去，一夢不覺二千年。漢時明月秦時郡，秋風吹冷玉門邊。何當化爲蕭寺一老衲，要使滿天仙佛盡讀吾詩篇。」

上到池邊的殿上休息，這裏一共五座大廟，林木參差，沙柳彎曲，一角樓臺，突出如畫。壁

上掛着一聯：「沙自幾時鳴？驚雷但有蟄龍起；池猶亘古在，出水還期天馬來。」又一聯：「自有半輪新的碌，天然一塊大琉璃。」因為沙山是銀白色，天就顯得格外碧藍，萬里無雲，空靈聖潔。這沙山卻也真奇怪，據土人說：環池沙山，高度差不多都在二十餘丈左右，長五十餘里，寬二十里，最妙是峯頭的方向常隨風向轉變，吹東風就向西，吹南風就向北。我正在欣賞間，忽然發現從沙山一峯背後漸漸露出一些小小的黑影，原來是敦煌中學校長帶着男女學生五六十人特地來此表演，從山巔滑下，自然發出一種嗡嗡之聲，像輕轟炸機那樣，所以山名鳴沙。

月牙池畔尋芳·刮得敦煌五色沙

附近沙灘上產有名的五色沙。我看見大家都在沙上撮取，也用一塊硬紙刮了一些，包在手巾裏面，算是此行紀念。那些細微的沙粒光采炫耀，各色俱備，我覺得最好是養水仙花，好吃的人就主張把它炒栗子，面對奇景，何可無詩：

五色沙

欲覓桃源世外家，漢唐勝蹟此繁華，月牙池畔尋芳草，刮得敦煌五色沙。

鳴沙山

鳴沙山，山沙鳴，描不盡，畫難成。人間之山爲土爲石或爲草，似此沙山眞稀少。山能發音尤玄妙，如歌如哭如歡笑。嗡嗡如聞轟炸機，又如擊鼓走輕雷，此中必有一神物，代表天地之音階。吁嗟乎，不平則鳴有眞理，偶語本自沙中起，黃鐘委棄瓦缸鳴，從此天涯淪落矣！

接着第二天是晴天。昨天既遊塞上第一奇景的月牙泉，今天更遊世界無比瓌寶的千佛洞。參觀敦煌佛教藝術寶庫是此行最後一個課題。千佛洞離城四十華里，在荒涼聳峭的曠野疾馳。不遠有一條山卽三危山，乃是上古「放三苗于三危」的名地。對着三危山的一排小石山籠罩一堆森林的那就是駐名世界的千佛洞（一名莫高窟）了。

我們住在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新造的房子裡，地上鋪的盡是唐磚，浮雕着彩色蓮花。千佛洞石窟坐西朝東，現存洞窟共計六百餘個，高疊三層比櫛相連，纍纍如蜂房，自南迤北一六一八公尺，窟前白楊成林，清溪一道。因爲向東，所以看洞子最好是上午，下午則洞中黑暗，必燃燭或照手電筒。我們化了一個整整的白晝，儘可能的看了一些代表洞。所謂代表洞是全洞的精華，編號是：魏：八三、二一三、二一四、二三四、二四八、二五九、二八五、三五四。隋：九〇、一九七、二四二。唐：一四、二〇、三六、六〇、一二六、一二七、一二八、一三一、一三四、一